

從「我是泰雅族！特展」看兒童對文化的探索與詮釋

“I am Atayal!” Project and Children’s Exploration of Their Own Culture

郭昭翎 國立臺灣博物館 展示企劃組

Chao-Ling Kuo

National Taiwan Museum Exhibition & Planning Department

隨著博物館學思潮的演變，博物館愈來愈重視文化擁有者對自身文化的詮釋，例如國立臺灣博物館近年來與各原住民地方館合作的「大館帶小館」展覽活動，博物館學者與地方耆老、文化工作者一起策劃展覽、發展主題與徵集展品，共同詮釋及學習。而我們也深信文化必須從小播種扎根，要讓兒童對自己文化有足夠的認同與自信，才能夠產生詮釋的能力。「我是泰雅族！特展」展出「I am Atayal! (我是泰雅族!)」教學計畫成果，該計畫由傅爾布萊特基金會獎助(Fulbright)，邀請一位舊金山大學教育心理系教授Christine Yeh 及另一位攝影師Mikael Owunna，到宜蘭南澳國小和學校裡一、二年級的孩子們進行為期近一年的文化探索，該計畫目的是希望鼓勵學童以美術方式去認識與詮釋泰雅文化的意涵與自我定位，以建立對文化的認同及自信。

南澳鄉是位於臺灣宜蘭縣南部的一個小鄉鎮，人口大約近6,000人¹，南澳鄉有七個村，每個村都有著



用母語形容自己(學生作品)



學生運用泰雅圖紋繪畫(Wattan)



第一堂課的作品(作者: Biho)

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什麼關係呢？

Christine 和 Mikael 為「I am Atayal! (我是泰雅族!)」計畫設計了一系列的教學課程，帶著孩子們(也可以說是讓孩子們帶著兩位老師)去認識泰雅族的神話、語言、傳統習俗、工藝等，讓孩子們去發掘讓他們引以為傲的泰雅文化，並將這些元素以美術創作的方式呈現，藉由這一系列的探索行動及美術創作，孩子們可以從不同於日常生活的角度去觀察自己的環境、生活中的圖紋及習俗及泰雅母語等，透過認識這些文化意涵，可以對自己的文化有更清晰的認識並建立對自己文化的信心。

首先，就從用泰雅母語自我介紹開始。因為學校教學主要以中文為主，大多學童已經不熟悉泰雅語，要怎麼用母語來形容自己的人格特質呢？最好的辦法，就是回家請教爸爸、媽媽和爺爺、奶奶，回到學校再將學到的母語拼出來，以母語介紹自己是個怎麼樣的泰雅族人，並畫出可以代表自己的圖樣色

規模相當的泰雅族部落。南澳村的南澳國小就讀的學生裡，98% 都是泰雅族孩童，他們大多都住得離學校不遠，蒼翠的山林環繞著他們的住家和學校，附近還有魚群豐富的朝陽漁港。南澳國小附近四處可見一些壁畫，而生活周遭也處處可見一些特殊的圖紋，這些圖樣裡有什麼故事呢？這些故事又跟泰雅



南澳鄉壁畫- 紋面的女子(攝影: Christine Ye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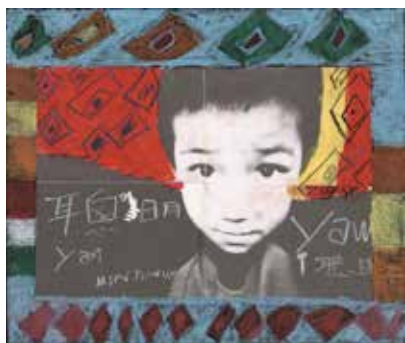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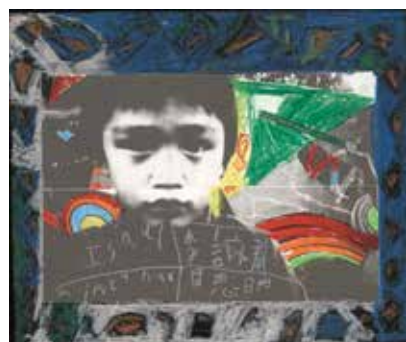


彩。透過母語的學習，學童們學到泰雅語中的raban skutaw (有骨氣)、klokah (健壯)、s'galu lungan (充滿愛心)等在泰雅文化中所重視的人格特質。

南澳國小附近的壁畫，內容描繪傳統泰雅的文化 and 生活方式，例如紋面的和織布的泰雅女子，以及打獵的和務農的泰雅男子。壁畫裡的女子為什麼有紋面呢？編織技術向來是泰雅族最為人熟知的工藝技術，泰雅的紋面傳統與編織有關。在古代，女子一

旦到達論及婚嫁的年齡，而且已經學會如何織布時，才可以紋面，而在太魯閣族或賽德克族的習俗中，紋面設計的精緻複雜與女子在織布技法上的純熟精湛有相對的關係。課程設計讓小朋友試試用紙條編織傳統胸兜，他們這才體會，即使是簡單的圖樣，也是需要大量耐心及熟練的技術才有辦法完成，過去的織女能夠編織出那麼精緻美麗的織品，是多麼地不簡單。







拍照取景練習(攝影：Mikael Owunna)

故事向來都是最吸引小朋友的媒材，透過耆老所陳述的泰雅族神話故事，孩子們很容易就可以將故事與壁畫中的人物，以及畫中人物的動作、工具、甚至是臉上及服飾上的圖紋作連結，例如彩虹橋的古老傳說。據說，泰雅族的祖靈住在遠離鄉村一處優美如畫的山上，要到達祖靈居住的山，必須完成生命中重要的任務：對泰雅男子來說，便是要成為優秀的獵人，並且要能保衛自己的家園；而泰雅女子則是要精進編織的技術，並要照顧家人，一旦完滿達成這些任務，祖靈便會引領他們通過彩虹橋，和

祖先相會。又如，在「射日傳說」中，說的是在遠古時代，因為兩個太陽炙熱地照射，對生存環境造成威脅，因此村裡有三位勇士自願背著三個小寶寶，千里迢迢前往太陽的居所，最終射傷一顆太陽的故事，裡面有勇士的形象、智慧與傳承，也有對自然環境的解說，充滿了寓意及想像力。

透過神話傳說，學生可以將壁畫裡的人物以及不斷出現的圖紋做更深的連結，讓他們對泰雅族所傳承的價值有了更高的認同，例如，勇士的形象、織女的紋面意義等；同時也對傳統圖紋意涵有更深的體



學生聽完「射日傳說」故事後，用毛線貼出自己想像的故事畫面(攝影：Mikael Owunna)



學生攝影作品(Dakun)



學生攝影作品(Garwin)



開展當天邀請南澳學童參觀展覽



學童和Mikael一起討論展出的作品

會，例如常出現的菱形紋通常代表著祖先的眼睛，對泰雅族人來說，祖靈的雙眼別具意義，因為它們永遠守護、庇佑著你。

在一系列文化探索過程之中，每個孩子都可以帶著由計畫所提供的照相機在學校、家中、部落裡拍攝自己喜歡的人、事、物，並跟大家分享讓他(她)喜歡的部份，包括家人、朋友、寵物、校園、教堂等，從他(她)們拍攝的對象之中，可以看到現代及傳統文化影響了孩子們的生活樣貌，而這也是當代泰雅學童最真實的紀錄。

課程的最後，讓孩子們在這些影像中挑選、組合、創作出自畫像，與課程剛開始的作品相比較，可以很明顯地觀察到，這個文化探索過程對這些孩子們所產生的影響。他(她)們在第一堂課所使用的創作語彙，與一般兒童常見的繪畫元素相似，隨著課程的進行，逐漸加入了泰雅文化特有豐富的色彩與圖紋，而最後，請他(她)們以「我是泰雅族!」為題目創作自畫像，他(她)們挑選的影像及加諸其上的圖樣，可以看到他們對泰雅文化的學習與認知。

「I am Atayal! (我是泰雅族!)」計畫是屬於為特殊學習目的量身打造的「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計畫，這種教學形式特別適用於擁有獨特

文化背景的族群，尤其是偏鄉的原住民族群，讓學生能夠跳脫現有制式的教學方式，利用當地特有的自然與人文資源去探索所屬族群的文化脈絡，可以協助建立文化自我定位。

透過藝術的形式來敘述故事可以讓說者以更多元的方式表達情感、激發想像及啟發各種可能性，過去的符號和智慧對這種自我認知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從這些作品中可以見到文化詮釋，和一般學校教育的學童作品有區別，我們也觀察到學童們是如何處在當代多元文化影響的複雜網絡中，從他們的自畫像和美術作品，學童們創造出的自我表述揭露了身為泰雅人的多重面向。身為觀者及策展人，我們深為這些過程與改變所感動。我們也相信，他們對自身文化的探索及認識，已經開始為他們蓄積了未來創作及行動的能量。

我們希望藉由展出這些過程與成果呈現當代泰雅族學童在多元文化影響下對自身文化的詮釋，同時也讓觀眾透過學童的作品來認識泰雅文化及當代泰雅的孩子們。另一方面，博物館也可以思索除了以「大館帶小館」方式和「源鄉社群」(source community)的耆老及文史工作者合作之外，未來如何開發原鄉兒童文化詮釋與推廣的更多可能性。



¹ 宜蘭縣南澳鄉101年8月人口數統計資料來源: http://hrs.e-land.gov.tw/Source/H02/H0201Q02.asp?System_work=4&Img_flag=1&Change=2